

故乡母亲山

许定忠

在来水之滨的青山绿水中，我的家乡南侧有一座小山，俗称照明山。山高不过百米，山上绿树葱郁，茂林修竹，清新秀丽。我到过许多名山大川，它们都没有给我留下特别的记忆。独有照明山，在我心中有着挥之不去的乡愁情怀，那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。

照明山，家乡人民的母亲山，千百年来，她以自己的乳汁一直默默地哺育和护荫着家乡的人民。据老人们回忆，1945年初夏，一队日本兵路过。老百姓早就风闻日本兵的残暴，远望着一队日本兵开了过来，全屋场的男女老幼都呼啦啦地躲进了照明山的林子里。日本兵进村找水喝，见屋场空无一人，便把枪挂在祖坛的头门口，大摇大摆地窜进村民家里，翻箱倒柜。家乡村民在林子里屏声静气，惊恐地看着日本兵挑着一串串的鸡鸭，扬长而去，母亲山护荫着自己的儿女，躲过了一场兵灾。

解放了，母亲山焕发了新的青春，村民们植树锄草，封山育林，把母亲山装扮得生机勃勃。每当晨光熹微，太阳初升，眺望母亲山，那莽莽苍苍的气势，宁静而淡雅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1960年，国家经济出现灾难性的逆转。全国开始闹饥荒，到处是饥饿的人群，特别在农村，粮食极度缺乏，农民普遍营养不良，许多人还得了水肿病，我的家乡也不例外。一天，一个村民进山挖野菜，突然惊奇地发现母亲山里长满着淡竹叶，把淡竹叶根挖回来煮着吃，竟然清甜可口，可以充饥。村民得知这一消息，纷纷进山挖竹叶根。母亲山敞开胸怀，任凭自己的儿女恣意地在自己身上挖掘，虽然山上被挖得伤痕累累，却为大家缓解了饥荒。村民们吮吸着母亲的乳汁，顺利度过了那三年不堪回首的苦难岁月，全屋场竟然没有饿死一个人。

天地悠悠，烟雨苍苍，母亲山以其博大的胸怀滋润着家乡人民。

我怎么也不能忘记，每到春暖花开，母亲山山花烂漫，我便与儿时的一些朋友跑到母亲山上，采摘一把又一把映山红，满心欢喜地跑回来。更值得回味的还有，金秋季节，山上的株树挂满了一串串苦珠子，我总是要和姐姐、弟弟跑到山上攀摘苦珠，每次都能提着满满的几篮子苦珠子回家。妈妈便把这些苦珠子晒干、脱壳，然后用石磨磨成浆汁，做成苦珠豆腐。那味道，香甜中带些苦味，竟是一道不错的菜肴。

1966年，我投笔从戎，告别新堂冲，告别母亲山。但无论在部队站岗放哨，还是在公安、检察、法院工作中办案，在我一路走过的沧桑旅途中，我无法抹去对母亲山的记忆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母亲山都是我心中的精神家园。多少年来，我常常在梦中攀爬母亲山，梦中醒来，却发现自己在异地他乡，心中又陡然升起一丝失落感，那是怎样的一种乡愁！

2007年清明节我又一次回去祭祖，组长带着几个村民找到我，要我把我家乡的所有山地承包开发，我欣然答应，但提出照明山我不能承包开发，那是养育大家的母亲，是全屋场的生态福地，让他保持着原生态吧。所以，如今我创办的新塘生态农庄，所有的山地都开发种了油茶，唯独母亲山原封不动，我对她存有敬畏之心。

岁月悠悠，倏忽之间，我老了，我又回到魂牵梦萦的母亲山身边，我又能常常漫步到母亲山上，轻轻地呼吸着山上的空气，让山上天然的氧吧洗濯着我的肺和脑，品味着林中的奇幻和绚烂的山花，悠然地听着百鸟和鸣，吮吸着母亲的乳汁，归宿感油然而生。母亲山就是这样让我迷醉倾倒。

啊，照明山，我心中的母亲山！



祖父的精武忠烈

甘建华

湖南书法名家李铁青老为我的祖父题匾“精武忠烈”，让我想起了诸多尘封的往事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每年我都要梦见几次祖父。他的面目就跟在世时一样，走到跟前也不说话，仿佛陌生人似的，互相打量一眼，旋即擦肩而过，根本不知道阴阳两界天人永隔。

大约是199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，我在衡阳市体育馆采访邓广顺、刘建华，他俩是湖南新老两代拳王。正聊着，一位年过花甲、相貌英武的汉子雄赳赳、气昂昂地走了过来。听说我姓甘，又是衡南县茅洞桥人，他便问我是否知道甘玉林。我说那是我爷爷。他立刻上前拉住我的手，亲热地说：“我叫陈剑秋，在衡阳市建设银行工作，最初就是跟你爷爷在雁峰寺习武的。”旁边的人介绍说：“陈老师是我们市武术协会副主席，还是中国武术协会裁判员呢！”那一夜，陈老武师与我们聊了许久祖父的故事。

祖父谱名继崑，字玉林，以字行，生于清末光绪廿六年农历十一月廿二日（1901年1月12日），前半生是一个木匠，暮年却下放成了一介农夫。他长得浓眉大眼，气宇轩昂，头上常年缠着一方青色的毛巾，腰间扎着一条白色的澡帕，个头比一般南方人略高，肩膀平而宽，蜂腰瘦臀，脊背挺直，虽然不太爱讲话，走路却像一阵风。

祖父幼时进过全氏宗祠办的私塾，所以识字能文，出口成章，还能吟诗作对。我儿时所读《三字经》《增广贤文》和《声律启蒙》就是他教的，还有那句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吟诗也会吟”，可惜我太愚鲁，没有学会写旧体诗词。

祖父从来不叫我的乳名，开口就是极为亲昵的“孙崽伢（孙子）”。我两三岁的时候，家里来了一个七八十岁老者，身材颇长单薄，穿着一袭青色油腻的长袍，戴着一副石头眼镜，下颌留着一撮山羊胡子，头顶着一个瓜皮帽子，脑后晃动着—根小鞭子，口角有些歪斜，稀稀拉拉地流着涎水，满口“之乎者也”。我感觉很害怕，躲在祖父的身后。祖父说：“孙崽伢，莫怕莫怕！伢郎家（他老人家）是前清秀才。”搜遍记忆，那是我见过唯一的一个前清秀才。

曾祖嘉衡公是衡州府有名的木匠，家境比一般人富有。祖父本来可以读书挣一个出身，但架不住甘氏宗亲都喜欢学木匠，因为木匠挣的钱比其他手艺人多。生性聪明伶俐的祖父，果真以雕花工艺名满衡州，许多大的建筑如衡阳雁峰寺、耒阳教山庙、常宁李家大屋、渔溪王家祠堂，都要请他出面做师傅掌墨斗线；许多讨亲嫁女的人家订做一堂喜庆木器，都要事前给他封一个大红包。因此，他被尊为“小木

王”和“活鲁班”。祖父不喝酒，不要钱，不逛青楼，唯独嗜烟如命，远远地走过来，就能闻到一股呛人的旱烟味。他不关心时政，也不知道享受，手头稍有积存就买田买地，对土地爱得特别深沉。

祖父曾经参加过秋收起义，亲眼见过毛委员，可惜革命意志不坚决，当了逃兵。说是那年一个舒姓朋友寄信来，浏阳那边做工可以挣大钱，他带着木匠家什兴冲冲地赶去，结果被当地农军劝上大围山七星岭，之后编入苏先骏红三团大刀队当队长。因为廿岁失怙，寡母倚门悬望，家中有美貌的娇妻，仓中有余粮剩米，所以部队攻打长沙失败，向江西莲花县转移时，祖父遇到甘氏宗亲一位老表，于是潜入其家中躲避，之后辗转回到衡阳，抵家时恰是1928年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夜。解放后读报，祖父方知剩存的战友不但出了中将少将，有人还当了省长市长，因而连肠子都悔青了。在茅洞桥街上的蔚蓝月色中，他让我骑在脖子上，边走边哼唱着：“民国那个十六年，跟着毛委员上井冈山……”声音凄清而忧伤，连小少年纪的我都不忍再听下去。祖父一生都未改变对毛主席的敬仰，曾牵着我的手边走边说：“你要好好读《沁园春·雪》，‘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’，这样气势雄壮的话语，不是随便谁都能说得出来的。”

我曾问过祖父，浏阳那个朋友为何会诳他当兵。他说还不是因为自己功夫在身。旧时茅洞桥有习武之风，祖父的弟弟继嵩夭折得早，曾祖父担心独子受人欺侮，早早地将祖父送进王水（水，茅洞桥乡音念xū）坳陈氏武馆。孰料十几年后，他的南拳勇冠群雄，长枪、短刀、三节鞭无人能敌，一脚能踢起两百多斤重的棉花包，反过来成了陈家人的教头。相传当年街上有人打架，只要说“甘大爹（爹，茅洞桥乡音念di）来了”，双方立马住手，或者溜之大吉。我确曾见过这样一幕：大约是1971年或1972年，一拱桥头耍龙舞狮闹元宵，垒起高高的八仙桌子竞技，却不知怎么搞的，陈家和谢（谢，茅洞桥乡音念jiǎ）家两支队伍打了起来。有人赶紧去请祖父出面制止。祖父将陈家领头人叫过来，只说了一句“算啦”，纷纷遂息。乡间有人因为宅基或物产分摊不均，来找祖父评断是非讨个公道，结果大都是祖父抢着付了茶钱。祖父从各家店铺前走过，人们争相招呼进屋落座呷酒吃饭，他因此很少中晚餐时分出门，说是懒得回话答理，害怕别人说他傲慢无礼惹口舌。

解放前夕，祖父曾在衡州府城回雁峰前开过精武馆，又在茅洞桥老街中间开木器作坊，还在六公岭开了一家五金作坊，后者1954年公私合营

时，成了衡南县五金工具厂，祖父成了有名无实的空头理事长。作为当地名望颇高的开明乡绅，祖父有幸躲过了历史上的屡次劫难。解放初期的土改运动中，茅洞桥好些地主豪绅受了重罚，许多亲友因此担心祖父在劫难逃，可他除了屡遭批斗，倒也庶几无事落得善终。20世纪90年代末，曾在茅市区当过廿多年区长、区委书记的段前孝老先生，在衡阳湘江河边石鼓嘴与我对饮时，逐一分析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：一是祖父为人拙诚，处事低调，交游广泛，平生没有做过恶行坏事，也就是没有所谓的民愤，各处架桥铺路都有他捐资，遇人急难处帮衬人家讨亲、做寿、买长生（棺材），尤其是穷人家的孩子念书，前前后后支助过不少学费。二是抗战时期衡阳沦陷后，祖父参加王紫剑领导的衡阳县南乡游击指挥部，担任副指挥兼三大队长，先后十余次与日寇作战，激战柞树坳那夜刀劈6名鬼子，省市地方史志均有记载。抗战胜利后，别人都兴冲冲地居功参政，他对庙堂之事不感兴趣，依然做老本行，所以没有遭到清算。三是随他习武的徒弟比较多，而且都是茅洞桥有名的好汉，像陈诗美、陈诗元、甘继翥这些武林英雄，倘若风闻师父有难，他们绝对不会善罢干休，所以一般人惹不起。四是祖父的三个儿子读书报国，都在外面单位有正式公职，当地人对吃居民粮的人家，尤其是这家有人在外头工作的都很敬畏，工作地方越远越敬畏。茅洞桥那条石板老街，中间略高，两头倾斜，俗称“滑蛇地”，一些人眼浅肚皮薄，热衷欺红踩黑。奇怪的是，街上那些与我年龄差不多的波皮无赖，从来没有谁欺负过我们兄弟姊妹，当然我们更不敢招惹别人。直到几十年后的如今，八九十岁乃至近百龄的乡间翁姬，只要我一提起祖父的大名，对方就会发出一连串惊叹：“哎呀嘞叽啦！原来你郎家就是某某某的孙崽伢啊？”

祖父现在幸存的弟子，茅洞桥可能还有一两个，最远的一个在台湾。今年元旦节后，我在编撰文化地理选本《茅洞桥记》时，寻找从那里走出去的文武名流，辗转找到全裕富老先生，才知道他早年在家乡时，曾随我的祖父习武，时间大概半年。他是斗山村三碗盐人，生于1928年阴历五月十七日。家中兄弟七人，还有两个妹妹，他是老大，生活相当困难。祖父收留他在木工坊做事，不仅没要学徒钱，还管饭食，让他念叨了一辈子。算起来，他已是91岁高龄，听力却蛮好，反应也很快，依然是一口巴硬的茅洞桥乡音。说是1949年春天，国民党抓壮丁，他也被裹挟到了台湾，孰知七搞八弄，居然进了蒋经国“总统府”侍卫室，官终执行长（相当于办公室主任或秘书长），获授少将军衔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他的大儿子全宏志也官拜少将，退役后现任中原大学电机资讯学院教授。